

八旬老兵的“网事”烽烟(下)

◆ 马涌

五

尹吉先的身份并没有给他带来一帆风顺的人生,他的人生伴随着新中国的探索之路,一路坎坷,风雨而行。

1958年,回到国内的尹吉先,被派去就读位于张家口的“速成中学”。在入学之前,他回了一趟老家,亲见了农村“大跃进”中的种种怪象。尹吉先想:我当兵为了什么?就是为了让大伙吃饱饭、求解放。现在这样,肯定不对。回到速成中学,尹吉先在班会上坦率地讲出了他的见闻,书记员让他在发言记录上签字时,他一点都没有犹豫。

然而当尹吉先再看到这份材料时,是在批斗自己的大字报上。“铁证如山”,他被定性为右派。但尹吉先心里不服气,他相信自己没做错。

尹吉先背着“右派”的名声转业到了北京邮电局,这一选择没有让他的生活变得轻松。在火车上押运邮电局邮件,晕车加上劳累让尹吉先吃什么、吐什么,整个人枯瘦下去。

在那样艰难的年月里,尹吉先的老伴先后为他产下五个儿子,让人说不清这是命运补偿给他的旺盛香火,还是与生活窘迫的他开了一个严酷的玩笑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尹吉先夫妻俩带着五个儿子,住在邮政局的一处营业厅里,四十平方米,七口人。每一个儿子结婚,尹吉先就从这四十平方米里分出一小方,打上隔断,权作小两口的新房。等到四十平方米全部给儿子们分完了,尹吉先就在屋外又搭了一个三平方米的小棚子,和老伴两个人,一住又是许多年。

1990年,尹吉先退休了。老伴没有工作,尹吉先微薄的退休金,根本无法让他们安享晚年。年届六旬

的尹吉先只能选择出去打工补贴家用,做起了焊工。上百公斤重的炉算子,尹吉先负责焊接,另有两个工友搬运。工作很累,但古道热肠的他更见不得别人受累。一个负责搬运的工友累了,尹吉先便去搭把手,却在放置炉算子时一个失误,上百公斤的炉算子直砸在尹吉先的右手食指上,那历经枪林弹雨依旧忠于职守的手指,在生活的重压下应声而断。直到今天,尹吉先每一次敲击键盘、点击鼠标的时候,那残缺一节而尤为不便的右手食指,都仿佛在提醒着他往日的艰难。

今天,随着孩子们成家立业与国家政策的落实,尹吉先的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了。即便如此也很难说是“苦尽甘来”:在那样的过往岁月面前,这简单的四个字也显得有些轻佻了。

即便如此,尹吉先对党、国家和政府的拥护依旧坚定而热烈。

他从不讳言新中国成立后所吃过的苦。但他也说,那些年虽苦,但新中国成立之前要比这苦得多。

“要分主流和支流,国家发展的方向是好的。”“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,我都支持,都拥护。”

四

2009年,尹吉先在孩子的引领下,第一次推开了互联网的大门。在这方完全陌生的世界里,尹吉先却发现了一些他熟悉的片段——熟悉,似乎又很陌生。

那是一个互联网信息泥沙俱下的时代。尹吉先看到的,正是一段段

对他亲历的战争岁月的“别样讲述”、与他的记忆大相径庭的“历史真相”,还有文章下面一个个“原来如此”“大开眼界”的回复。

不知道是什么人,对战争和历史夸夸其谈,信口开出一条滔滔大河,捏造、诋毁、抹黑……不着边际的言论却引来许多追捧和点赞。但曾亲身置身于那段历史中的尹吉先,却只能哑巴似地看着,什么也说不出来,更谈不上反驳——他甚至连如何在网上回复,都不是很清楚。

如果这些人中的是“真实”,那尹吉先经历的炮火中的岁月是什么?他那些不再熠熠生辉的军功章是什么?那些闻过的硝烟、洒出的热血、回不来的战友……又是什么?

如果真相沉默,喧闹的谎言就会慢慢变成真相。尹吉先坐不住了。79岁时,尹吉先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和打字,迈出了在网上发出声音的第一步。

断了一节的手指,打起来绝非灵便;年近八旬,也绝不是学习新事物的好年纪。但在外人看来颇为艰苦的学习过程,尹吉先却视若平常。或许对于经历过战场生死的老兵而言,这只是不值一提的困难。

他最早的网络“阵地”选择了新浪博客,在当时,这是最受关注的个人写作平台。尹吉先在新浪博客写下了长长短短的三百多篇文章。在文章的分标题里,有占大头的“抗日战争时期回忆录”“解放战争回忆录”的亲历文字,也有“对国际评论”“健康”这样的类别。尹吉先的文笔算不上好,有时连字面上的通顺都

有问题,但他的阅历是他独一无二的财富。像《我闻到香水就想起朝鲜的烈士》,写他在朝鲜战场收殓烈士们的遗体,用香水掩盖令人难以靠近的尸臭,直白到有些粗陋的文字,却比婉转的“花活儿”更有震撼心灵的力量。

在博客上笔耕不辍的尹吉先逐渐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,网友“浮生未半”就是其中之一。在他的引导下,尹吉先来到了“知乎”这块新的“阵地”。

比起新浪博客,知乎更加年轻化;而作为一个“社区”,知乎的社交属性也更强。在这里,尹吉先接触到了更多的年轻人,也有了更多与年轻人直接交流碰撞的机会。

在一群年轻账号中间,尹吉先显得有些特立独行。他的知乎账号“职业经历”一栏填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·0字第538452号军官”,“教育经历”一栏填着“初中·战争”;“个人简历”一栏则原原本本地记录着自己从小学入学到退休的全部经历,时间精确到月,一如档案般精准。

在这个匿名为主流、人人提防着自己的个人信息外泄的互联网上,尹吉先如此“赤膊上阵”,真的不怕“人肉”吗?尹吉先说,我说的都是实话,所以我什么都不怕。

而与尹吉先交流的年轻网友中,客客气气者有之,“拍砖”乃至出言不逊的也不乏其人,但这不太影响尹吉先与年轻人交流的兴致。他说,看到这些年轻人读书、出国留学,就看到了自己和战友们当年出生入死意义所在,很开心。

如今的尹吉先,每天上网、写东西。上午两小时,下午两小时,晚上两小时,看似“网虫”的背后,有着和“网虫”大异其趣的、老派而固执的纪律性。

是的,尹吉先每天上网六小时,但是他并不“宅”。运动锻炼是他的另一大爱好:马拉松、爬山、竞走……又颇有些城市中产的趣味了。关于运动和长寿,他很有自己的一套心得。

除此之外,他还在“老年大学”学习视频剪辑和Photoshop。他很开心地展示着自己制作的小视频,只是很简单的配乐幻灯片,素材大多源自他已经褪色的旧照片,虽然简单,但想到这出自八旬老人之手,又让人心生敬意。

在这日复一日的“非典型”老年人日常生活中,尹吉先身上的“老派”和“新潮”、“老兵”和“网民”产生着奇妙的化学反应,而最终生成的那些文字,恐怕任谁也無法无视。实际上,“浮生未半”和其他一些热心网友,正努力整理尹吉先的文章,希望能够集结出版。但在这个网红自传和鸡汤读物一本接一本面世的市场中,尹吉先回忆录的出版却显得有些艰难。“浮生未半”说,如果纸质出版物有困难,他们也可以做电子书,总之,尽力。

拜访尹吉先的那个下午,离开时他坚持要送我到地铁站。让一位八旬老人相送我心有愧疚,但他与年龄不相称的体魄和精力却让我无从拒绝。在地铁站前分手后,我回头望去,夕阳中尹吉先的身影在疲惫的下班人流中依旧突兀而挺拔,就像混凝土丛林中一棵拒绝老去的白杨。

(选自《人民日报》2017年7月18日)

他们的上海前夜

王唯铭



13.江南兵工学堂应运而生

回上海及以后的一段日子里,做着宝顺洋行茶商的容闳,没有如同徐润那样地做成茶商大业,他只是将有些事情想清楚了:第一,太平天国的爆发,主要原因一定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;第二,太平天国一定失败,那是因为胜利还没有到来,它就提早颓废和堕落;第三,太平天国没有新的东西,只是从前中国农民叛乱的复制;第四,中国历史的进步需要新的动力,新的觉醒。

1860年到1863年,这三年里,容闳的社会身份依然是宝顺洋行买办,依然是韦伯手下红人,但没有人知道,或绝少有人知道,容闳已经固定了“复兴中国”这个伟大目标,为了这个目标,韦伯给予的银子着实不算什么,在宝顺洋行中不断晋升也不值一提,他可不想成为又一个徐润,他的香山老乡,在上海,进入的也是宝顺洋行,由学徒到上堂帮账,到副买办,在羽翼丰满后独立地开出宝源祥茶楼,做成了上海滩的茶业之王。容闳等待着机会,他要完成的不是个人的腾达,而是民族的复兴,他等待着机会垂青于19世纪60年代的理想主义一代。

机会来了。不过,对容闳来说,始料不及的是,这机会是曾国藩给予的,而曾国藩正是那个注定死亡了的皇朝的台柱之一。转机发生在第二封邀请信。依然是张斯桂代曾国藩写来,还附了一封信,是容闳好友,也是王韬在墨海书馆的好友,海上三狂士之一的数学家李善兰。李对容闳说,他在曾国藩面前多次说到容闳,受过西方严格的高等教育,从来都有一颗爱国、爱民之心,“急欲为国服务以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之国家”,又告诉容闳,除了他,华蘅芳、徐寿都在曾国藩帐下效力,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群体,口岸知识分子群体。“你不要有任何疑虑,快快前来,大家都盼着你啊!”

李善兰的来信让容闳打消了疑虑,这回他答应前来,不过,曾国藩比容闳更为焦急,容闳这里还没打点行李,他那里却要容闳赶紧上路。

当容闳踏上安庆土地的那一刻,头脑中是否盘旋着“万里长江此封喉,吴楚分疆第一州”的豪放诗句呢?看着那条美妙的皖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地流向远处,他是否又会想到这里曾是古皖国发源地,历史在这片土地上走过多少个翘翘?多少回踉跄?

曾国藩与容闳一班老友热情地欢迎着他的到来。接着,一切就快速前进了:再次召见容闳,不只是礼节性的寒暄,而是当面肯定了容闳的建设性意见。随后,授容闳五品军功,虽然算不上什么大官,但不管怎样,容闳有了清帝国的军功了。曾国藩还要求容闳尽快起程,前往美国购买机器,从而建立中国第一家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机器厂。

容闳也十二分兴奋。虽然,他知道,自己想要做的那件大事现在还不到时候对曾国藩他们说出,但为国家建立新工厂出一把大力,也能让他们始终萦绕于心的报国情怀得以释放一下吗?更何况,被清帝国中兴名臣曾国藩看中,他从一个被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屑的“买办”而一下子进入清帝国政权的核心区域,这满足了容闳的基本人性。日后,他是如此表述着自己对曾国藩的感恩之心,“曾国藩的伟大是不能用爵位来衡量的;这不在于他平定了判乱,更不是因为收复了南京,而是在于他的了不起的品德:他的纯洁而无私的爱国精神、他的廉洁奉公和他的深刻而有远见的政治头脑。在历史上以正直著称,所以死后被谥为文正公。”

容闳再次回到了自己的国家,再次来到上海,带着他从美国采购而来的大批机器。

是在那些日子里,19世纪60年代的中期,清帝国有了第一家真正意义的机器厂,它虽然晚于安庆的曾国藩军械所,却以规模、功能、质地以及后来的意义,而执了中国的牛耳,这家机器厂便是江南制造总局。

1867年,两江总督曾国藩前来江南制造总局视察,容闳在一旁讲解。

在江南制造总局中盘桓良久的曾国藩,他的想法与容闳的想法不谋而合了,正是在那次视察后,这位目光如炬的两江大臣欣然同意了容闳提出的建议:在江南制造总局中开办一个学校。没有多久,江南兵工学堂应运而生,这是清帝国中开办得最早的一家培养技工人才的学校,意义不凡。

14.求婚

如果不是为高玉华同学两肋插刀,蔺佩瑶也许不会那么快就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。高玉华转来南开中学后,让蔺佩瑶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。真正让蔺佩瑶钦佩并心生好感的是,高玉华同学竟然是个和政府作对的“赤色分子”,她的那只藤箱里总有蔺佩瑶轻易看不到的带有左翼思想倾向的书籍,从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高尔基到毛泽东,还有鲁迅、茅盾、巴金的书,这些书正契合了蔺佩瑶自小就有的那颗同情弱者、痛恨贫富不均的叛逆之心。

高二下学期,蔺佩瑶学会了开车,这也是高玉华对她的要求。一个漂亮、时髦的女孩儿开车从大街上驶过,就是那个年代身份、地位的金字招牌,连交通警察都要行注目礼。

开车送高玉华逃离虎口,是蔺佩瑶一生中做得最侠义肝胆也最让她自豪的事情。那时高玉华已经是军统通缉的要犯。一个周日的下午蔺佩瑶接到高玉华托人带来的密信,希望她今晚九点能到市中区草药街街口接她出城。蔺佩瑶没有想会有什么危险,只感到信任和鼓舞。如果这个世界还有一点温暖,还能让她感到人生尚有价值,只能是来自高玉华。父亲没在家,她谎称要去和邓子儒约会,就把车开出来了。

她们没有料到那个晚上全城戒严,各码头、交通要道都加派了岗哨,对出城的人严加盘查。通远门是为数不多的老城门之一,因此蔺佩瑶她们要出城,必须经过通远门,尽管那里盘查得更为严厉。

高玉华今天似乎不太相信蔺佩瑶的能耐,她执意要钻进汽车的行李箱而不是像以往坐在驾驶副座上。通远门果然加派了宪兵把守。两个宪兵把蔺佩瑶的车拦下来,其中一个还是个带班的少尉排长。“小姐请下车,我们要检查。”蔺佩瑶端坐在车上,看也不看他们,“爬开。”她说。那个宪兵排长知道遇到了有权有势的刺头,他站在了车头前,嘴里衔着哨子,不断地挥手,让蔺佩瑶靠边接受检查。蔺佩瑶倒车,退出去20米来远,然后大轰油门,猛按喇叭,准备冲关了。宪兵排长掏出了手枪,几个警察忙着将一根木梁横在了通远

门前。在道奇车吼叫着就要启动时,一个高级警官挥着手从一间屋子里跑了出来。蔺佩瑶的车吼叫着冲到那高级警官面前,然后一个急刹,差点没把那家伙撞飞。蔺佩瑶下车,一摔车闸,抓着高级警官的衣襟就开始撒泼:“李叔叔,你又不是不认得我蔺家的车,我是红眉毛绿眼睛的共产党吗?是个子丁点儿矮的小日本吗?哪个砍脑壳的敢拦本小姐的车,老子要让他变成冬瓜灰!”此人是警察局的副局长,也是蔺府牌桌上的常客,他可不想惹事,便挥挥手让宪兵排长放行,说,兄弟,这是我小侄女,别大水冲了龙王庙。

高玉华顺利逃脱,蔺佩瑶把她送到化龙桥,高玉华说有人会在这里接她,两人在冬雨中匆忙话别。第二天,蔺佩瑶就在学校就被军统的人带走关进了监狱,连蔺孝廉都不准前去探望。在军统面前,一个区长的官职,未免也太小了。

他们倒没有给蔺佩瑶吃皮肉之苦,但不分白昼的审讯、恐吓,也让蔺佩瑶精疲力竭,几近崩溃。关了半个月后,蔺佩瑶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一天下午,一个穿风衣的矮个子男人出现在监狱的门口,温存地说:“佩瑶,没事了,跟我走吧。”

这是邓子儒再一次让蔺佩瑶感动。更何况那时蔺佩瑶正面临绝境,南开中学已将她除名,父亲也不再为她出转学的学费,只有邓子儒坚定地站在蔺佩瑶一边。

一个雾霭沉沉的下午,两人在嘉陵江边散步时,邓子儒忽然向蔺佩瑶跪下了,来了一段西式的求婚告白。“佩瑶,嫁给我吧。我发誓我会一辈子爱你,保护你,让你不苦不累,不忧不伤。佩瑶,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世界,相信我!”“那你跳到江里去求婚吧。”

邓子儒怔怔地看着蔺佩瑶,使勁咽下一口水,说“佩瑶,我可以跳的。但我们不是孩子了。我要对你的未来负责,我要为你举办一场轰动整个重庆府的浪漫婚礼,我要让你成为重庆最风光体面的女人。”

这样的人懂什么罗曼蒂克呢?但他能让你不再遭罪,不再受家里的白眼,不再受困于目前的尴尬,而风光和体面,本来就是蔺佩瑶从小就穿在身上的外衣,不可缺少一日。

重庆之眼

范稳

